

## 阿拉伯世界第一座「普世博物館」：阿布達比羅浮宮

馬藤萍

### 誕生背景

2017年11月8日，阿布達比羅浮宮(Louvre Abu Dhabi，圖一)於阿拉伯聯合大公國(Émirats arabes unis，簡稱阿聯)首都阿布達比(Abu Dhabi)正式開幕，成為阿拉伯世界第一座普世博物館，更是公立博物館建立跨國分館的世界首例。

「普世博物館」亦被稱作百科全書式的博物館，擁有橫跨單一文明、時代與地域的普遍性蒐藏品項：它打破了文化群體、地域性與時代之侷限，不同於地方博物館或主題型藝術機構，普世博物館擁有多元且多樣化的蒐藏品項，讓觀眾能在單一的博物館場域內，欣賞到世界性的歷史物件與藝術創作。

此外，阿布達比羅浮宮的確立，同為法國與阿聯於當代文化外交中的里程碑，不僅呼應了法國當前以文化多樣性(Diversité culturelle)核心的外交實踐，事實上也體現了後石油時代(Après-pétrole)之下，阿聯對文化發展的側重。

因此，於2007年3月6日，法國前外交部長瓦布雷斯(Renaud Donnedieu de Vabres)至阿布達比，與阿布達比旅遊暨文化與遺產局(Autorités du tourisme, de la culture et du patrimoine d'Abu Dhabi)<sup>1</sup>前局長塔赫農(Tahnoun bin Zayed Al Nahyan)正式簽署為期三十年半的《阿布達比普世博物館協議》(Accord entre le Gouvernement de la République française et le



圖一：阿布達比羅浮宮外觀。圖片來源：  
<https://www.wmagazine.com/story/louvre-abu-dhabi-museum-instagram>

Gouvernement des Emirats arabes unis relatif au musée universel d'Abu Dhabi), 其中便包含了「羅浮宮」的冠名使用權、羅浮宮及法國各知名博物館的藝術品借展合作、經營指導與諮詢等合作事宜，總預算達九億歐元。與此同時，阿布達比羅浮宮的機構型態及其理念也初步於該協議中成形：

「(阿布達比羅浮宮)的展示領域涵蓋考古文物、美術畫作與裝飾藝術等，強調古典時期之產物，跨越地域、涵蓋藝術史的歷代之作乃至於當代藝術，皆為蒐藏目標，並符合羅浮宮的科學專業與博物館學之標準與志向，以致力於東西方文化的對話性與相互尊重。」<sup>2</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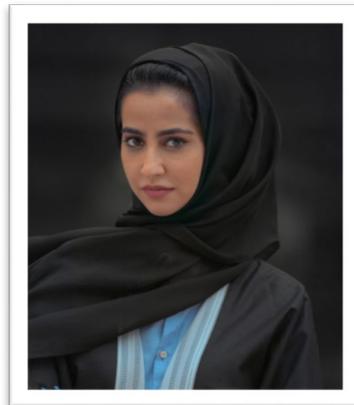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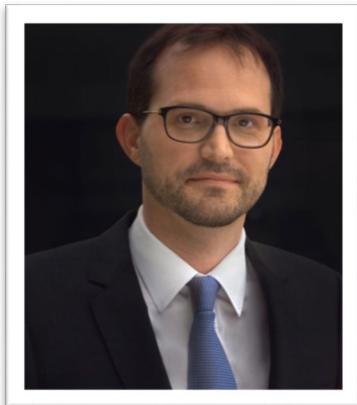
## 阿布達比羅浮宮建構

### 1. 博物館團隊

阿布達比羅浮宮的工作團隊，由法國與阿聯兩國的专业人員所共同組成。其中，館長由

法國人哈巴特(Manuel Rabaté, 圖二)擔任，他曾任職於法國布朗利博物館，並在2007年《阿布達比普世博物館協議》生效後，開始負責阿布達比羅浮宮一合作項目的開發，直到2016年，隨著阿布達比羅浮宮即將營運，哈巴特即被任命為首任館長。副館長則由阿聯女藝術家兼策展人達荷里(Hissa Al Dhaheri, 圖三)出任，她在2010年開始成為阿布達比羅浮宮的外展人員，協助預展與相關活動，至2016年受邀為阿布達比羅浮宮的副館長。

另一方面，除了由法國與阿聯所共組的博物館工作人員，法國方面也再成立了「法國博物館署」(Agence France-Muséums, AFM)一獨立機構，作為法國方面的代表，整合國內的藝術資源，進一步履行與阿聯的合作協議，也因此產生了另一新型態的跨國博物館合作範式。至於法國博物館署的任務，主要為履行《阿布達比普世博物館協議》，接洽法國各博



左起圖二：阿布達比羅浮宮館長哈巴特、圖三：阿布達比羅浮宮副館長達荷里、圖四：阿布達比羅浮宮建築師努維爾。圖二、三圖片來源：<http://sabinevogel.at/louvre-abu-dhabi-director-and-deputy-director-appointed/>；圖四來源：<https://www.wmagazine.com/story/louvre-abu-dhabi-museum-instagra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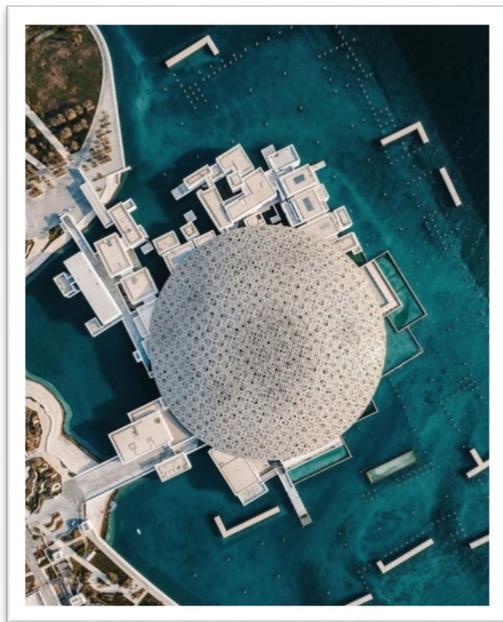
物館與阿布達比羅浮宮的借展事宜，以及協助、諮詢性質的博物館經營指導等，完善兩國合作事宜的同時，也持續培養阿布達比羅浮宮獨立營運的能力。

## 2. 建築設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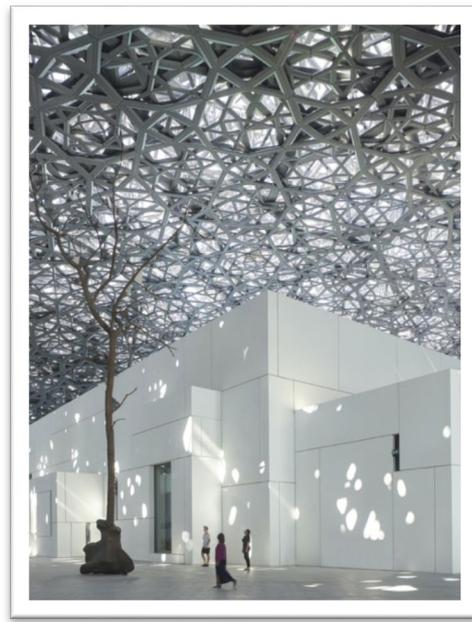
造價約六億歐元的阿布達比羅浮宮，其整體建築的設計者為法國知名現代主義建築師努維爾(Jean Nouvel，圖四)，他的格風以多元素結合為著稱，透過各式建材，依據建築用途、設址地區之文化背景等，讓建築融入當地，亦讓現代極簡建築有更多樣化的呈現形式。而甫於 2017 年完工的阿布達比羅浮宮，不僅是努維爾首座於阿拉伯世界的建築作品，且為了藉由建築展現該博物館的普世性，他更揉合了東西方文化不同的設計元素，將之視作多元文化相融的象徵；此外，努維爾亦

講究建築與環境的配合，進一步達成人類、建築與自然的平衡與共存。

首先，於建築體上，白色作為阿布達比羅浮宮的主色系，其不僅為現代主義建築的代表色，亦普遍使用於伊斯蘭傳統建築。努維爾設計了五十五個尺寸不一的白色矩形，組成八千六百平方公尺的內部空間，而此靈感進一步汲取自伊斯蘭教三大聖地之一麥地那(Médirine)：將麥地那老城內錯落緊密的老房舍重現於阿布達比羅浮宮建築體，讓這座博物館由多個矩形區塊組合而成，除了提升內部的使用靈活度，觀眾也可於此之中感受空間變化；再者，阿拉伯人傳統居屋形式的融入，也是努維爾認為阿布達比羅浮宮不僅為一座宏偉的博物館，它更應如鄰里聚居地般與當地產生緊密連結，作為地方精神的展現(圖五)。



圖五：阿布達比羅浮宮俯瞰圖。圖片來源：  
<https://visitabudhabi.ae/en/what-to-see/historical-and-cultural-attractions/louvre-abu-dhabi>



圖六：阿布達比羅浮宮內部。圖片來源：  
<https://archinect.com/news/article/1500368>

於環境上，努維爾首先針對博物館頂層，採用穆斯林清真寺的標誌性圓頂樣式，並透過交疊手法，將八層銀色鋼材堆疊，形成一個總長直徑一百八十公尺、表面有七千八百五十個幾何鏤空的透光性穹頂。此一標誌性設計，努維爾也於該採訪中解釋：幾何圖形作為伊斯蘭文化的建築元素，透過鏤空樣式呈現，進一步使建築物內外空間產生連結，特別於白晝時，陽光猶如「光雨」(Pluie de lumière)般灑入博物館內(圖六)。因此，隨著外部環境光線、天候的不同，博物館內的訪客也將體驗到白晝黑夜、季節變化的不同感受。

### 3. 展廳規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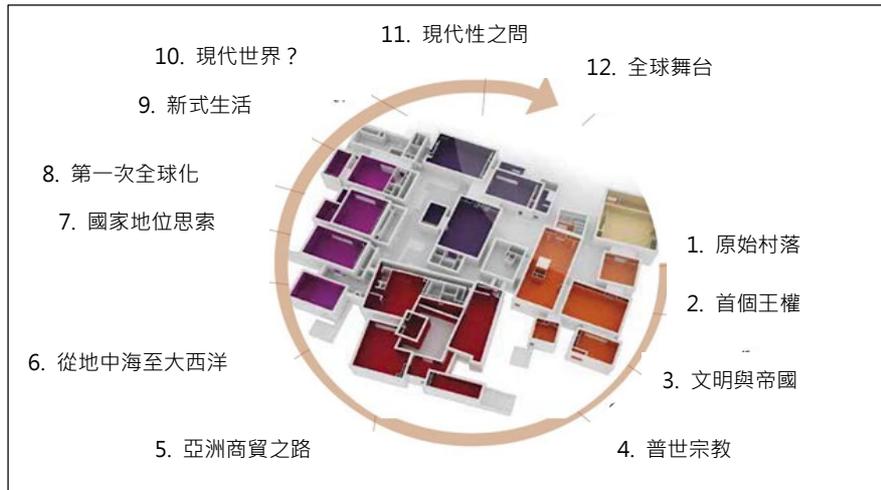
阿布達比羅浮宮總佔地約為 24000 平方公尺，使用空間可分為四個部分：首先為展示區域，包含了面積約 6000 平方公尺的常設(Collections permanents)展廳、約 2000 平方公尺的特展(Expositions temporaires)展廳，以及約 200 平方公尺的兒童博物館(Musée des enfants)，也是阿拉伯世界的手作兒童博物館；其次為複合式空間，約 250 位觀眾席次的多功能禮堂(Auditorium)、具展示功能的流通空間；以及供博物館人員，進行藏品修復、研究的資源中心(Centre de ressources)；最後為餐廳、咖啡廳等休憩空間。

其中，針對永久館藏的陳設上，阿布達比羅浮宮提供了一個全新且呼應「普世精神」的展藏理念。作為普世博物館，阿布達比羅浮宮

的蒐藏範圍，涵蓋了古今中外的藝術畫作、歷史文物、宗教器物、甚或影像等現代藝術媒材，常設展廳因此被視作人類文明史的重現，並以「年代學」的編排形式，自史前時代乃至於當代社會，劃分十二個人類發展階段：「原始村落」(Premiers villages)、「首個王權」(Premiers grands pouvoirs)、「文明與帝國」(Civilisations et empires)、「普世宗教」(Religions universelles)、「亞洲商貿之路」(Les routes asiatiques des échanges)、「從地中海至大西洋」(De la Méditerranée à l'Atlantique)、「國家地位思索」(Penser l'État)、「第一次全球化」(Première mondialisation)、「新式生活」(Un nouvel art de vivre)、「現代世界？」(Un monde moderne?)、「現代性之問」(La modernité en question)、「全球舞台」(Une scène globale)。

各時期的分野，標誌著人類文明發展具代表性的歷史時刻，這十二個展區所代表的十二個歷史階段，更進一步利用了建築師努維爾的多展出空間設計，將該條以敘述人類文明故事作為的參觀動線，以順時針作呈現(圖七)，除了以圓形一意象傳達普世理念，亦作為對世界各文化及其歷史的串連。

另一方面，相較於傳統博物館以種類、文化或地區等展示分類，阿布達比羅浮宮的常設展廳，在打造人類文明發展歷程的前提下，也再透過藝術品，進一步創造各文化間「對話」的可能性。言下之意，常設展廳內的展品



圖七：常設展廳示意圖。

圖片來源：[http://www.showonshow.com/louvre\\_abu\\_dhabi/2017/opening\\_2/pressdocs/lad\\_dossier-presse\\_francais.pdf](http://www.showonshow.com/louvre_abu_dhabi/2017/opening_2/pressdocs/lad_dossier-presse_francais.pdf) m/story/louvre-abu-dhabi-museum-instagram

擺設，打破了其屬性、時代背景與文化等分類形式，轉而根據一時期內各人類群體的共時發展，無差別、不限優次地展出與時序相應的各文化物件，更作為呈現普世理念的參照；因此，於常設展廳內的每一個展區內，觀眾都能同時欣賞由多個文化組織而成的人類某一歷史時刻及其代表文物。

舉例言之，於第三個「文明與帝國」展區內，其講述自西元前一千年起，人類文明的形成，仰賴各地王權相繼出現，建立各據一方的政治、經濟與社會體系。因此，該空間展示了同時代並存於世界各地的王權及其文化產物。如圖八由左至右分別為義大利半島伊特拉斯坎文明(Étrusques)的《年經男子頭像》(Tête de jeune homme)、非洲奈及利亞諾克文化(Culture Nok)的《男子頭像》(Tête d'homme)、中南美洲馬雅文明(Civilisation

maya)的《人臉形狀花瓶》(Vase en forme de visage humain)、巴基斯坦健馱邏王朝(Gandhara)的《佛陀像》(Tête Bouddha)，以及古希臘時代(Grèce antique)的《蘇格拉底像》(Portrait de Socrate)。這些並列陳列的古文物，不僅是彼時人類標誌性的文化群體，也是該時期何以被稱作「軸心世紀」(Âge axial)的關鍵因素，而阿布達比羅浮宮便是透過彼時具代表性的文化、宗教與哲學之藝術文物，呈現人類文明發展的基石。

此外，阿布達比羅浮宮亦特別重視宗教器物的蒐藏與展示，藉以作為宗教寬容的展現，誠如阿聯外交部長阿布杜拉(Abdullah bin Zayed Al Nahyan)於博物館開幕時表示：「我期望阿布達比羅浮宮亦如巴黎羅浮宮，同樣展示著裸體雕塑、基督像、猶太與波斯的藝術品等世界傑作。」表明了這座新普世博物館不僅

作為各文化交流之場域，阿聯方面也希望藉由它的出現，凸顯伊斯蘭信仰的包容性。因此，於「普世宗教」展區內，同時出現了《聖經》(Bible)、《古蘭經》(Coran)與《佛經》(Textes du bouddhisme)等世界三大宗教之經典，以及猶太教的《摩西五經》(Pentateuque)；另外，尚有各地區宗教神像或聖物，如印度教的《濕婆之舞》(Shiva dansant)、尼泊爾佛教的《彌勒》(Maitreya)等文物也展示其中，完整地建構了西元初期至十五世紀期間，人類主要信仰的發展源起，及其跨地域性的傳播與融合。更進一步地說，該展區匯集了世界各宗教的代表物件，展示人類信仰「有神論」(Théisme)的多樣化和差異性之際，也藉由各信仰傳播時皆具有的普世使命，凸顯各宗教精神的共通之處；因而憑藉該理念，代表基督信仰的《聖母與聖子》(Vierge à l'Enfant)雕塑與伊斯蘭典籍《古蘭經》得以比鄰而置(圖九)，乃因

它們皆為宗教信仰對於人類文明影響力的重要依據。

因此，擁有多樣化藏品的常設展廳，成為阿布達比羅浮宮傳遞普世理想的重要場域，人類文明歷程被化約並體現於眾藝術文物之中，甚而證明了該發展脈絡的建立，實則仰賴於各時代地區之文化風俗、思想價值觀、宗教信仰與藝術表現的差異、融合與傳承，方能組建全人類所共享的文明歷史，即是館長哈巴特對阿布達比羅浮宮的寄望：「博物館是人類及其文化的交匯點，其旨在關注我們的共通點，而非分歧點。」

### 展望阿布達比羅浮宮

儘管根據《阿布達比普世博物館協議》，法國與阿聯的博物館合作將於 2037 年結束；但在 2021 年 12 月，法國總統馬克宏(Emmanuel Macron)也於出訪阿聯期間，再宣



圖八：「文明與帝國」展區一隅。圖片來源：  
<https://www.smithsonianmag.com/sponsored/step-inside-louvre-abu-dhabi-180968376/>



圖九：「普世宗教」展區一隅。圖片來源：  
<https://gulfnews.com/going-out/society/louvre-abu-dhabi-universal-religions-1.2126330>

布了針對兩國阿布達比羅浮宮的合作將延至2047年。

然而，除了與法國維持緊密的文化外交關係，阿布達比羅浮宮作為阿聯的文化新建設，乃至於以「普世精神」為立基的經營理念，仍須不斷地於當前的全球化語境中，確立自身的獨特性。一方面，這座國際性的大型博物館，它的受眾群不僅是大量至阿布達比觀光的外國遊客，它同時面臨在地化的挑戰，即如何獲取當代居民的認同感；另一方面，阿布達比羅浮宮也開始致力於博物館學(Muséologie)專業的提升，為日後的獨立營運做準備之餘，它所擁有的世界性藝術藏品，亦有助於阿布達比羅浮宮與各國藝術研究機構展開多元的合作與交流機會。

因此，阿布達比羅浮宮此一標誌性跨文化合作案例的後續發展，值得各界持續觀察。

## 文獻參考

1. Ministère de l'Europe et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Accord entre le

Gouvernement de la République française et le Gouvernement des Emirats arabes unis relative au musée universel d'Abou Dhabi", Journal Officiel de la République Française, n° 0205, 2008.

2. Jean-François Charnier (ed.), Louvre Abu Dhabi : le guide du musée, Paris: Skira, 2018.
3. Vincent Noce, "Exclusive interview with Jean Nouvel, architect of Louvre Abu Dhabi's wondrous building", The Art Newspaper, 2017.
4. 參考自：  
<https://www.theartnewspaper.com/interview/the-architect-of-louvre-abu-dhabi-reveals-his-sources-of-inspiration>
5. "Des chefs-d'oeuvre d'art et d'histoire juifs au Louvre Abu Dhabi", Cultures-J.參考自：  
<https://cultures-j.com/des-chefs-d-oeuvre-d-art-et-d-histoire-juifs-au-louvre-abu-dhabi/>

(本文作者畢業自淡江大學法國文學系碩士班)

註釋：

1. 阿布達比旅遊暨文化與遺產局，現改為「阿布達比文化與旅遊部」(Abu Dhabi Department of Culture and Tourism, DCT)。
2. 「軸心世紀」由德國哲學家卡爾·雅斯佩斯(Karl Jaspers, 1883-1969)所提出，意指西元前八百年至西元前兩百年之間，為人類世界主要的宗教與哲學論述的建立與發展之關鍵時期。